

认知与

会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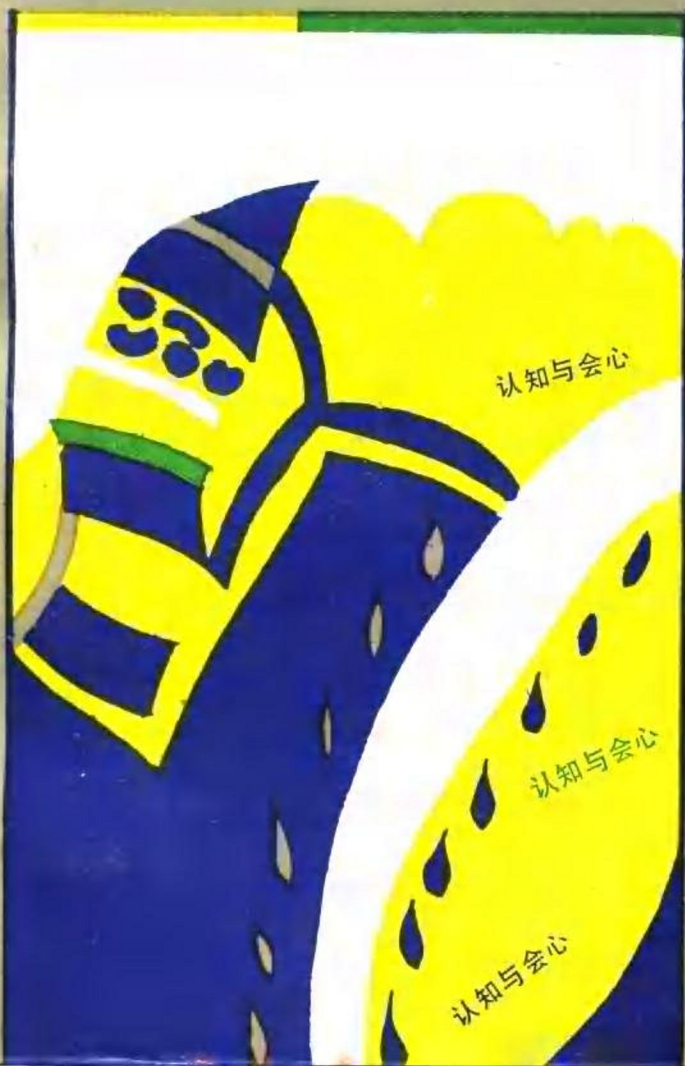
—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

俞晴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认知与会心

会心



认知与会心

认知与会心

认知与会心

认知与会心

认知与会心

认知与会心

认知与会心

认知与会心

前 言

在中华文明的总体内部，汉系藏系，各具传统。那么，这古老文明之共存和平行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因缘？

这，似乎是一种久远的神秘，一个大谜。

而进入当代国际文化环境，此谜又承载着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向我们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

我愿寻求解释。伟大的交响乐是允许也需要许许多多不同解释的。伟大的文明，我想也是一样。

对照的方法是从我自己的感受中得出的。读国际藏学家的质疑存疑，我直觉到问题有与汉系文献资料印证的机缘。试引汉系有关的或对应的现象相校核，往往出现互相注释的妙合。汉传若不完整或有失落，与藏传印证，那原文化象征所凝聚的型式、所承载的意义，会顿时明朗化。反过来，也有这样的现象。对照释读，藏疑可引汉作注，汉疑可由藏作解。关系是双向的。这印证的“点”渐渐积得多些，就从中透露出一种共享和独创的型式纹样，意味殊为深长。这在世界上是难得的。我为之惊叹。

追想根源，首先是双方创造性的高华层次都含有从那深广博大的文化母体中引出的重要意念。这些意念通过价值的结晶和意义的升华，吸聚了创造性的能量，不曾因古远而沦入隐晦转入萧

(甘)新登字第06号

认知与会心

——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

俞 晴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 插页2 字数319,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87-128-0/I·115 定价: 8.95元

条，而是随时间增加而“增值”。这又提示一种文化取向上的对应。古意念的贬值在经历重大文化变迁时最易发生。所以，这同取，放在世界上便显现为独造了。今日全球文化的对话大势中，这一特色便是藏汉给出的心得和贡献，世界上也公认其为弥足珍贵。我们自己也应当对这态势有更充分的意识，并对此成就作出与世界文明史高华创造对等交流所应有的评价。

论证这一取向，正是从语言中所含孕的文化价值出发，见出其幻化而为神话，深入而有哲思，爱欲而得祈愿，礼赞而成审美。这是一道宏大的创造历程，意含着中华文明中一部发愿、追求、突破、升华的文化史诗的信息。认知这一历程的成就，带来双方的会心。这，同心，正同于这宏愿勇求的精神。

我所想提供的，是纵览环顾，传达我自己体验到的一种总体宏伟之感的冲击，认知其开创的伟力，会心于其深情美意。而且，我相信，一个系统总是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的，这总体感是很要紧的。虽因此也难于在每一论题上久驻，但仍要献出这景观和对这景观之赞叹。

至于多少古人今人、国际国内的研究成果为我所思索引，得益非浅，已经很难周举。“况学问门径自殊，既不相谋，远而望之，皆一丘一壑耳。身入其中，乃皆成泰山沧海，涉历甘苦，皆无尽也”。还应加上：生命心血，都输入了其中。我的工作，性质上为后续。后续者何等幸运！所以，在力求详注全注之后，还应当在此遥致我的谢意，以引起读者的关注。

对于曾在成书过程中多方接触过的人士，得到关怀、指点、支持、期望，也于此谨申谢忱。对于曾接待过我、并豪爽快谈的藏族人士，希望他们能感到我力求不负他们的美意并纪念那交流的往事之可贵。

我曾请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研究员、梵藏英汉四对照研究的专家、王森（雨农）先生。书成之后，1991年金秋为我热情审阅此稿的，则为中国藏学中心当时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藏族学者达瓦次仁先生。开怀畅谈，回忆何等美好。遥寄谢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出于公心，决策支持，收此选题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使成书有了可能，特表示敬意和感激，谨志不忘。

俞 晴

1991年于京华秋色中

BAE5115

目 录

前言.....	(1)
---------	-----

序论：认识过程

一、雪域彩虹.....	(1)
二、寻求理解.....	(6)
三、趋于认知.....	(10)
四、视角组织.....	(14)
五、《金桥玉带》.....	(21)

第一章 史：因缘追溯

第一节 长安初会.....	(26)
第二节 宏观环境.....	(39)
第三节 语言含孕.....	(49)
第四节 遥想风雅.....	(74)
第五节 远证美洲.....	(100)
第六节 文化“母体” (matrix)	(112)
第七节 “互补” 潜力.....	(119)
第八节 此地此缘.....	(130)
附：“汉藏语系” ——一种分类概念.....	(133)

印度河河谷文明·····	(135)
“摩尼教”·····	(137)
第二章 论：象征释读	
第一节 信仰内外·····	(140)
第二节 视界开放·····	(145)
第三节 多义多价·····	(164)
第三章 谜：神话意蕴	
第一节 发愿创造·····	(178)
第二节 神魔二重·····	(188)
第三节 雪山原力·····	(197)
第四节 盟约宝贵·····	(205)
第五节 古老雄心·····	(211)
第四章 诚：多维探索	
第一节 “三乘”通习·····	(226)
第二节 心智向往·····	(243)
第三节 审美经验·····	(262)
第四节 人心祈愿·····	(278)
第五节 哲思升华·····	(291)
第六节 “本心圆满”·····	(312)
附：虹霓身·····	(327)
“拈花微笑”·····	(329)
“普陀”·····	(332)
“不答孔子”公案《恰更孜岚麦》的启发·····	(334)
顿·渐；禅·密；道·笨·····	(341)
第五章 诗：价值传递	
第一节 英雄史诗·····	(356)

附：关云长／格萨尔·····	(375)
第二节 情之成圣·····	(378)
第三节 笑亦解谜·····	(390)
第四节 向往神游·····	(407)
寄语：传统与将来·····	(425)

序论：认识过程

一、雪域彩虹

藏族是个大族。世居亚洲腹心、中国西境绝峻高绝辽阔的区域。自爱这高处家园，称之为“雪域”，其名绝美。

生存在雪线左近，置身人间最高处，迫近于人类生息的极限。景色雄迈中怀有幻丽；然而，也荒寒，更严酷。这支高原种族，在这里创造了自己的一系文明。也就为人类论证了：严酷可以转化为胜利，可能展现为美。在这久远宏大的事业中，测试自己生存之力度，秉赋之深度、素质之强度：于是，领略到大搏斗后的大胜利。酣畅淋漓之至。

空气最稀薄。报之以极嘹亮的歌声。正出自雪山子孙生成的深宏胸腔。

空间最空旷。报之以极热烈的人情。草原上人离得远，人际关系却加倍地近。

天气最多变，冰、雪、风、雹，加以雪崩山移，雷电追击。报以极独立的风格。十三岁男儿能翻上马背，他就是成年人了；从此带刀带枪，独行旷野。据传第一次运汉茶回藏地的，就是个十三岁的好汉：罗桑。他的英雄歌，传唱年年复代代，直至今朝。

在危险、艰难、荒凉的中间，结集有欢会、痛饮、狂舞、驰骋。是胜利者热恋着生命和挑战。

也有在那群动皆息的雪山峰顶独与繁星对话的心智。他们似乎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还立意再向上一步；冲破这界限？黑石乱隙间，还有一朵雪莲花侍立。

从这边传来的音信似乎在梦想着：雪峰顶上彩虹宫殿，水晶心里莲华世界。总之是一种企望和超出企望的、不可能的美。

可能？不可能？

藏族爱彩虹，雪山圣湖上的长虹，森林悬崖边的团虹^①。这是个深心中礼赞、崇拜彩虹的民族。也许人们还想追问更进一层的心意：这爱的，到底是什么呢？

于是，传说雪域有许多秘密。

本世纪初，在国内、在境外，“秘密”之说挟带着误解也浸渍着偏见，流播甚广。不同文化初步接触所引发的冲突，策动于其中，隐现于种种有关藏系的报告之背景上。在这种氛围中，有对藏系信仰有深度认同和推崇的汉系学者，表示异议，发问道：

“人自不研究之，亦何秘密之有哉？”并且由论教而论人，说出了一段值得回忆的评价：

“西藏之民族，世界上最良善、最完全人格、最不可思议之民族也。其性质温厚，其言行信实，其思想高远，其身体强悍，其具力也如是”。深知“藏人之聪颖强忍”、“毅力具足”，“性乐专一”，“探赜索隐之性”，深望“即此奋起悱发”。虽则极盛之余，“亦将有亢龙之悔”，“岂得以其现时之衰敝而遂忽视之哉！豪杰之士，视深而虑远”^②。

①团虹：见刘延的《彩虹升起的地方》，《西藏文学》（汉文版）1984年第3期。

②李翌灼·述，《西藏佛教略史》。文见于《佛学丛报》，1913，第3、4、5期。此处引自《藏事论文选·宗教集》，上，第15—4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时在1913，辛亥革命刚发生两年。这透阗深挚的寄语，也真难得。

此后二、三十年代前后，汉系曾有不少杰出的学者关切藏务藏学，不仅知教而且知人，不仅治学而且交友。他们的热心和工作都值得纪念：仓央嘉错的情歌，正从其中唱出，传向世界。这过程是一个内容丰富故事。对话的双方都从各自传统的深处走出，相视而笑，握手言欢。藏系有像喜绕嘉错大师这样的代表。汉系也有幸听九世班禅说法故宫太和殿，随法驾朝圣普陀山；盛事空前^①。在全局的萧条之中，出现为一番温淑风光，兆示双方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达到新的沟通与团聚。这些美缘往事的意含，下文还将进一步作反思。但出自当时的另一段警策之论，却不能不先在这里引用：

“西藏人之心理一如其境内之湖沼，清朗疏明，冲淡无际，各种水禽，漂浮于涟漪之上，悠然自得，倒映波心，无往而不有浩然自适的真趣。佛教入藏后，无怪其能放出异彩，无此疆彼界，遍照十方，其纯洁，非徒单纯的讲法讲佛而已”。

比拟为高原圣湖，直观景象之美好，导向一种也许都超出原作者预期的意义：好一个“生态圆满”的心态！倾听这段话，好像吹彻着水上风来的清新气息，也好像吹彻着心头赞慕的微微叹息。我愿这圣湖心境长在目之中，伴以这领会的赞叹，给下文的种种研讨，配上一缕超乎言辞的情愫。何况，这佳句美言，原是汉系学者传述的论心相交的纪念！

对今日汉藏双方相互论交，前辈们留下了这个起点，很高。

^①九世班禅来内地，国民政府仍保持历朝礼遇的连续性，规格极高。说法动用宝座久虚的最高朝会场所。此闻之于我国藏传佛教专家王森先生。普陀朝圣，见《普陀新志》。

我想这起点出自双方传统的深处，是出自甚深的契合也出自甚深的独创。原来我想说，是双方的创造性的对话。回头一想，此外还另有一番寄托一种深意，关乎人心，人心的企求，也有人心的惆怅。无论如何，因缘千重。是创造性；而创造性才能触动、也必定触及人心，还有，命运。其中又高洁又温暖的，是这种种信息，双向交流，环行而通；不只比之于水流，而应当比之于电流、能量之流。

在这环流面前，卑俗的褻渎，势利的计较，闭塞的积毒，以及种种谬误伤害，均无立足之地。所以，我不是在说藏方汉系能免于历史的重负，世事的灾变，苦难、失败、甚至屈辱。没有一个民族、也没有一系文明，拥有豁免权。我们双方、我们一起，处于巨大的挣扎之中，百年有余了。过去辉煌的成就，面临世界潮流的激浪冲击，出现极不确定的去取之争。凡宏大结构在历史转折时刻经历的艰难，开放的艰难，更新的艰难，我们都体会到了。由于来的较晚，这种体会之痛切更甚。我们都成了事实上有昨天、理论上有明天、而今天则是大困境的民族。就整个中华文明这巨型系统而言，这一关总是非过不可的。这也是谁都没有豁免权的。拖得太久，会弄得民族精疲力竭，出现历史的“难产”危局。但不论如何之难，时机已晚、积欠已多，总还有一个巨大的“变数”在我们手中：我们的合力。近十年来，汉藏公众中出现的紧迫感，标示这种历史意识出世并趋强趋烈。由于深知百年艰难，也许我们失去了当年前辈们犹能保存的从容、雍容的风度。然而，论交的层次和性质，并不因此而隳失。可能正相反：有条件进一步，在新的知识新的心态新的环境下，变得“弥高而弥深”。

从1913年以来，世界变了许多。文明终究是有点进步的。

“秘密”之说虽在通俗文化（包括旅游广告）的内容中或还颇有影响，但严肃层次则已拥有相当的知识。国际藏学领域工作积累大为丰厚，硕果累累。而且与19世纪学科那种主要由不同背景的西方学者从事古语文及古典籍研究的原性质渐趋不同^①。藏系智力出而介入，或与西方合作，或自抒见解。从原系统外作观察分析已向双方对话转移。而且，古老的藏系智慧及其继承者们，出而为师尊。他们原于中华为“帝师”，一个可以上溯青铜时代的尊称与讲席^②。现在有了各种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出色学者侍立为弟子了，这也尊荣之至。这番国际荣誉，消息传了回来。它涉及许多甚深的国际文化变迁。我们欢迎它，它是一种大时机的文化标志，一种读数。欢迎到来！

国内相应地，唤出了境内汉藏前辈学者，也召集了他们的继承人——年青的汉藏智力，从事于研究讨论。藏系宿愿，愿求“贤者喜筵”^③。在西方文明发祥期，也有大哲人说“宴饮篇”，心智之欢宴盛会^④。其寄托是相通的吧！

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在这一切条件出现之后了。问的是：怎样才吸收这些前此努力的佳获，怎样接续——或延伸——这广博的对话？

①凡以某古国或古语加以“学”（-ology）命名的如埃及学Egyptology、亚述学Asuriology以至汉学Sinology，性质都含有这特点。原是处理中断文明之遗产。

②如《老子》言训“侯王”，即“帝王师”身分，《奥义书》的古印度传统亦可参照。当年讲席，承德须弥福寿寺可见，乾隆听法处。

③藏系文献的雅习美意，题名是赞颂性的，表示一片爱智的欢喜。《贤者喜筵》为名著。

④柏拉图的《宴饮篇》，苏格拉底与友人畅饮快论爱与美的甚深知识。

我将取从神话中引出的思路轨迹，察看并领会其信息，求一解其中的“大谜”。

用比喻来说：我的寻觅，也许不在那五彩缤纷的节庆盛典上，而偏向“灯火阑珊处”行——一次延误已久、太久的期约佳会，希望会在这冷落处实现。是解谜，是谜之一解（它是多解的）；是一种从民族本心中发出的那些伟大象征中听取到的解释，或解释系统。

我们不都是爱谜、爱解谜的民族么？

让我们于此中会晤！

二、寻求理解

寻求理解：寻求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种族地区也不同发达程度的人类分支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本世纪最后阶段响彻世界公众良知的强大呼声。对于这个从密集而频繁的战祸、从广泛而深刻的人类悲剧中好不容易闯了过来的世纪，这呼声是清算、是逾越，是正到来的21世纪世界文明的先声。回头一看，本世纪纪录上曾经充斥着多少仇恨的语言，就明白了。

在一个交通、通讯、信息、产品都日益加速并加大流转的现实世界上，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意识调节。寻求相互理解，是从这条件、这事实、这机遇扎扎实实地生长出来的，它不至于像未成熟的朦胧期待那样脆弱易折。其实它已呈现为必要。这世界已不再是也不会是小小区别小小权势据险以守并以邻为壑的形势了。这是有办法从政治经济学及一系列有数学模型的学科来论证

的。这里虽非展开这项论证的合适场所，但所说不是比喻，不是空想，则是可以明言可以坚持的。

论汉藏之间的理解问题，是放在这个新的条件下考察的。不能抽去这大系统调节的作用。在历史上一个新的清晨，议新的出路。理解本可贵，机遇尤难得；终于出现。终于到来，是深得“天下之欢心”的。

理解却不易。深度的理解更不易。如果仅凭良好意愿，凭“水到渠成”，不一定就能达到预期目标。即使相处密切，即使利益相同，也不能说一定。不是有云：爱你最爱的人是最难的么？

汉藏双方今天的交往是比一个世纪前大大地增多了。但比起当初贵人们相见以礼、智者们的沟通以学来，多层面多功能的交往却也带有新的复杂性。所谓“较小差异”这种著名的烦恼，也会因密切而加多^①。西班牙人不喜欢葡萄牙人，德国人不欣赏奥国人等等的往事，放在世界上看，明明是近邻是同根，却不易谐和。这类问题，国内尽多。苏南苏北、闽南闽北，金华以上以下……不胜枚举。是否有“部落意识”的狭小习惯在底里作怪？

然而，计及上述所有的碍难，我们仍然坚持。不仅因为需要，而且因为可能。

求交慷慨之士，求交坦诚之民，其道本不在琐细同异和庸见成见上；这，就是一种自由。上引前辈心得，又说明其中蕴蓄着一种魅力，所谓“一见兴咏叹，再来发深衷”（唐人高适诗句），是深衷激发的缘起。这种感受，自有来历。

自从上世纪后半期，帝国荣华进入风雨飘摇的末路。中华文

^①请参阅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傅雅芳、郝冬瑾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版，第60页。

明的结构开放过程充满着痛苦。从拉萨到北京，震撼与失落，如冲击波的扫荡，谁也不曾置身事外。民主革命的使命虽已无可推拒，幡然改易的心理准备却未必一旦成熟。事态复杂之极。巨大的、极为重大的受挫经历，刺激之深之强，实在已不是“动心忍性”这四个字所能概括。要说，就是甲午战后谭嗣同的心绪，叫做“悲愤至于无可如何”。是历史经验，又和一代代人亲身处境遭遇相纠结而不可分，成为中国人的生存经验。真是伤了心了。中华全局大萧条，其难堪境况，不堪回首。中心地区萧条的连锁反应，表现为边缘各文化受难之深，几近于衰竭。较小如渔猎的鄂伦春族，快到不能维持地步。最强悍如蒙族，人口竟急剧下降。这都是危征。事态已到问“活着还是不活着”的一层。作为多数的汉族，沦为“苦力文化”，为举世共睹，无力来援；回顾起来，令我深有“愧对故人”之感。汉族备历巨变，身受之惨，于我，身知；于君，心知。在当时这种强兵重围之下，我们守虎门守镇江守吴淞守伊犁守江孜，莫不身殉。在藏地记忆中，江孜死事英雄，化为星辰。在汉民纪念中，金川来援藏军，血食一方^①。无论是蒙是满是汉是藏，都信守了共同的承诺。在“力尽关山未解围”之际，便殉职死事。古希腊诗人纪念斯巴达三百勇士死扼关隘顶住波斯大军的功劳，作《温泉关铭》：“过路人！请捎话回乡，说我们遵照命令，都倒下在这里了”！他们都配得上^②。

于是，中华各族的热血和心智便集中寻求突围。事实上是杀出一条血路。这不是单指战争行为，也波及文化行为。总之，当

①立庙祭祀英烈，正在宁波。

②西蒙尼德斯名句，简洁如军人口吻，感人至震撼心灵。这里是转述而已。

时那一代或几代是决策共同挣扎了：已处劣势，要靠自己集结。新的盟约，来自共同的悲剧。

正是在此时此际，也唯有在此时此际，一个巨大的疑难涌上各族心头。

我们在这古老的中华文明内部，也是各有独得的珍传，各有心知的挚恋和归属的。环顾世界，一切都在迅疾地变迁：信仰、价值、知识、规范，无不转移动荡。从相对地自足的原文化，猛然介入此进程，我们原来的骄傲，共同的光荣，全部心血、全部成就，一旦竟化为徒劳了么！还有没有意义？还有什么意义？价值又何在？这个大疑问，大疑难啊！然而，那不正是心之所恋、魂之所依，生死历劫的宿缘，我之为我的本来面目么！不论怎么变怎么冲击，它分明还在，倔强地活着，有时是满面热泪地活着——在我心中。这变化不也是我们所期待所选择的么？可疑问还是浸透了一切，化为我们生存的另一番滋味。

汉家为多数，这滋味就不如此酷烈了么？其实汉家处于开放前沿，迫处外部世界边缘已久。这疑问特别无可回避。汉族在世界上当“少数民族”，经验极为充分。请看对中国传统的是非功罪，无论是文化评价还是史事澄清，其歧异之多之烈！群争群疑，也近百年了，当代公众都是见证。

我们的相互理解，既植根于共同的历史命运，又发生于共同的文化疑问。传统深处和人心深处，在这一点上是交叉是汇聚的。

我们问的是一个意义与价值的双重问题。是我们的处境和我们的出路，交结在对传统的释读、也在为传统的开放这课题上了。

不是人类学能训练出来的也不是语言学能注释出来的，要的是一种真切披沥的共同语言。